

## 《见证香港故宫》 为时代留存影像记忆

胡建礼

独家记录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诞生历程的纪录片《见证香港故宫》自7月1日登陆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综合频道首播以来，在海外外引起热烈反响。该片创造性地通过记录一座新建筑的建造过程，串联起故宫文化的现代传承，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香港的新发展。

建设香港文化新地标——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是人们共同的心愿。《见证香港故宫》通过对该馆建造、策展全程的独家记录，将点点滴滴注入充满凝聚力的民族情感联结中，用影像书写了属于中国的当代故事。

这部纪录片的第一集《空间》与“落地”娓娓道来，以纪实采访回溯了这一建筑的设计概念起源，并且通过对建筑工地持续两百多天的跟踪拍摄，独家记录了工程建设的每一个珍贵场面。第二集《文脉》则记录、讲述了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团队为9个展厅打造开幕大展的前后经过以及众多国宝前往香港参展的旅途点滴。

该片首播之后，广大观众纷纷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的观后感。有观众表示：“故宫是一个去多少次都不会腻的历史文化景点。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我向往了很久，但是无法前往，正好借这部片子了解它的诞生过程，我感到非常满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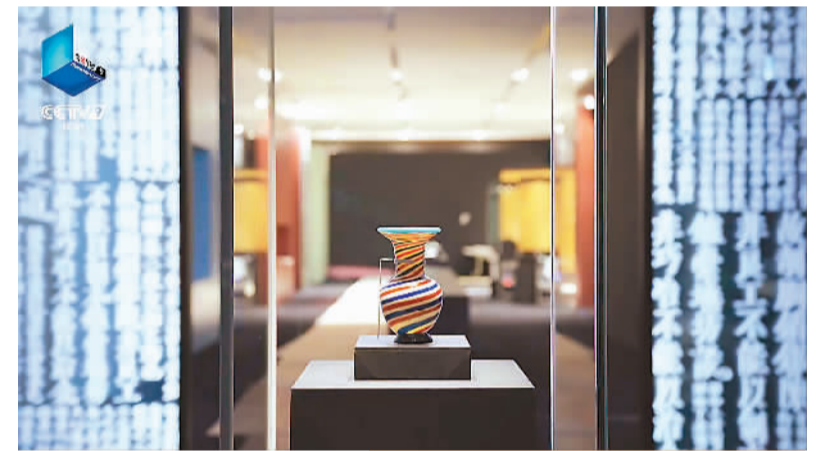
故宫的历史文化意义和影响力沉淀在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版图中。《见证香港故宫》以丰富的纪实

素材打造鲜活立体的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初印象”，为观众提供了一个虽无法亲临观展现场的，但依然能细细品味此中文化魅力的绝佳契机。见微知著，其中传递的不仅是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独特的生机与活力，也是当代中国发展的强劲脉搏。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专业团队来自五湖四海，这群新生代精英以一腔热情创新演绎着中华文化；独家跟踪拍摄的文物运输场景则是对文化传承、文脉延续的具象化侧写。对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文化内涵的体悟，对这一当代文化大事件的立体化表达，浮现于这部纪录片的每一处写实记录与内容抓取中。

回望全程见证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诞生的每一个瞬间，这部纪录片的主创感慨万千，将拍摄采访中的感悟写成了一段解说词：“这些贵宾们终于来到这里，静静地躺在这个全新的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器物、色彩、图像在此间带着你游走。这个世界很喧嚣，这个世界很安静，这个世界有你还我，还有这些美丽的物件，留住我们的脚步。让我们靠近它们，靠近一个个有趣又典雅的灵魂，相遇、凝视、神交，这是一次等待千年的约会。”

背靠祖国、立足香港、放眼世界，这是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独特优势和发展策略。记录历史方能展望未来。《见证香港故宫》将作为这个中国故事的影像见证，为国家、民族、时代留存珍贵的影像记忆。



▲《见证香港故宫》剧照

### ◎解码二十四节气

## 小暑：盛夏启，新米香

袁瑾

小暑，是夏季的第五个节气，一般在农历七月六日至七月八日交节，今年为7月7日。《月令七十二候集解》称：“六月节……暑，热也，就热之中分为大小，月初为小，月中为大，今则热气犹小也。”暑是炎热的意思，小暑节后刮起连续的东风，天气开始炎热，俗语有“小暑东风十八朝，晒得南山竹也倒”。不过此时尚未热到极致，因此称为“小暑”。之后紧接着便是一年中最为炎热的“大暑”，民间有“小暑不见日头，大暑晒开石头”的说法。

长江中下游地区通常在小暑前后出梅，但也常出现“倒黄梅”的天气。俗语“小暑一声雷，倒转黄梅”说的便是小暑过后，雨水可能反反复复持续一段时间。待梅雨季完全过去，江南地区便进入伏日。

小暑时节，南方有尝新的习俗。农人们冒着酷暑，争分夺秒将成熟的早稻收割下来。待到新割的稻谷碾成米后，便用新米煮饭供奉祖先和五谷神灵，家人邻里相互召唤着一同尝新米、饮新酒，十分欢乐。此时也是田间晚稻茁壮生长的时刻。农人们常说：“小暑发粮，大暑发租，立秋长穗。”若是此时施肥、耘耩等工作跟不上，秧苗便会错过最佳生长期，农活丝毫不得懈怠。暑天干活分外辛苦，双腿浸在泥水中，面朝水田背朝天，上有骄阳似火，下是泥水沸腾，还要警惕蚂蟥、水蛇的袭击。农人们劳作时会唱起田歌，歌词大多与农事有关，比如“耘耩双腿里拖，两手挖个油盘窝；棵棵脚都挖到，草烂肥足稻发根”。耘耩的辛劳在悠扬的歌声中抒发出来，农耕的智慧也在吟唱中代代相传。

小暑近六月六，六月六是传说中龙王晒鳞的日子，各地有晒书、晒经卷、晒衣服的风俗，俗称“晒伏”或“晒霉”。读书人趁着伏天的阳光，将家中字画、藏书拿到庭院中，让阳光晒透纸页，祛除霉味、驱除书虫。晒书东晋便有，只不过当时此俗在农历七月七。《世说新语·排调》记载了“郝隆晒腹”的故事，说东晋人郝隆于晒伏日袒露着肚皮在烈日下暴晒。别人来问缘故，便答曰“晒书”。郝隆满腹经纶，晒腹即是晒书。寺院僧人亦在此日晒经。传说当年唐僧西天取经回来，不慎将经书掉入江中浸湿，不得已只能将经书晒干，此事发生在农历六月初六，于是寺院便以此日为“晒经日”。

百姓则忙着晒衣裳，俗语有“六月六，家家晒红绿”，又有“六月六，家家晒龙袍”。明明是晒衣服，为什么说晒龙袍？传说当年乾隆皇帝南巡到了扬州，农历六月六这一天在城南古运河南岸恰逢大雨，弄湿了龙袍，在当地一座庙宇中待雨停后，晒干龙袍继续前行。于是江南民间便留下了“六月六晒龙袍”之说。寻常人家自然没有龙袍，于是翻箱倒柜把积存的冬衣拿出来，在烈日下暴晒，驱散梅雨期积攒起来的潮湿和霉味。

小暑时节绿荫浓而万物秀，在江南有三种时令花卉——栀子花、白兰花与茉莉花。它们通常在小暑前后进入盛花期，因此被称为“夏日三白”。旧时，卖花女将它们一并放在篮子里，搭上一块毛巾，走街串巷一路叫卖。明人陈继儒在《小窗幽记》中比较了各种自然的声音，比如落叶声、山禽声、芭蕉雨声等，最后得出“然销魂之听，当以卖花声为第一”。旧时苏州的卖花姑娘喜欢编一个一寸长左右的麦草小灯笼，将茉莉花放在里边，或是装扮成小花篮，供女孩子们置于蚊帐中，枕席生香，银氲伴梦。如今，卖花的人少了，销魂的叫卖声也“笑渐不闻声渐悄”。幸好“三白”都能盆栽，城镇街道的花坛与小公园中栽种的也多。这香气也成了小暑的期待。

(作者为杭州师范大学副教授)

# 七十年薪火相传 北京人艺正青春

冯远征



新落成的曹禺剧场排练。方非摄

两位老师一起演戏，发现他们手里永远都会拿着一个本子。于是老师在没排戏的时候，总是坐在角落，在自己的本子上一直不停地写，把自己对于人物的理解与表演的感受不停地记录下来。而朱旭老师拿着的本子是自己抄录的“剧本”。他认为抄一遍剧本就等于背一遍，所以排练之前，会把剧本一笔画一画地抄在笔记本上，再将笔记本带到排练厅，其他留白的地方则写满对人物的理解、内心潜台词以及一些临场的创作灵感。老一辈艺术家从来不以大师和明星自居，永远把自己作为一名演员，认真对待每一个角色。

北京人艺排练厅的墙上贴着四个字——戏比天大。我在刚到剧院的时候，总会听到譬如某位演员或同事家里亲人病故或者病重时，依然要忍着悲痛坚守岗位，演员甚至还要在舞台上演一些欢快的戏份。这样的故事真实地发生在每一代人艺艺术工作者的身上。现在，每当有新演员进剧院，我都会告知他们这个行业的特性。越是节假日，演员越要工作，春节期间只要剧院有演出，演员都要以完成演出为第一要务。进了北京人艺的大门，一切要以演出、以观众为中心，其他再重要的事情都要等到走出剧院以后再说。

我们常说“守正”，在我看来，守正不是克隆老艺术家的表演，而是要守住他们敬畏艺术、敬畏舞台、敬畏观众、敬畏职业的精神。

### 开拓创新，继续攀登艺术高峰

70年来，北京人艺上演了360多部古今中外话剧，其中包括《龙须沟》《茶馆》《雷雨》《日出》《天下第一楼》等经典作品。每一代演员都在反复的舞台锤炼中，去传承经典。

记得1992年《茶馆》演出结束，老一代艺术家谢幕时，刚留学回国后的我哭得一塌糊涂。那时，北京人艺正处于新老交替的阶段，老一辈艺术家退休了，新一代的我们还没有成长起来，怎么办？前辈告诉我们，要先划破手，把老艺术家表面的东西先学过来，再一点点去寻找人物的内在，深入研究他们为什么这么演。

我们传承《茶馆》，不是说于是之、蓝天野、郑榕怎么演，我就怎么演，不是传承一批小于是之、小蓝天野、小郑榕，而是要在老艺术家的基础上，根据现在观众的审美需求去塑造我们理解的人物。刚接过《茶馆》的时候，观众对我们并不看好，新班底遭遇一片骂声，如今《茶馆》每次开票都火速售罄，我们演的版本似乎也成了经典。今天，《茶馆》在舞美、服装、样式、化妆上都没有变，变了的只是演员。我们这一代演员从技术到对生活的感悟、对人物的把握，已经超越了自我，有别于老艺术家的演绎了。

来自老一代艺术家身上的传承，让我们有信心、有底气去做不同的尝试与探索。在庆祝北京人艺成立70周年期间，因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线下演出场次不多，我们启用了线上演出。



▲1958年，老一辈艺术家于是之（中）、蓝天野（左）、郑榕（右）等出演《茶馆》主要角色。苏德新摄

►2022年，濮存昕（中）、冯远征（右）、何冰（左）等出演《茶馆》主要角色。新华社记者 影子洋摄



▲蓝天野在《北京人》中饰演曾文清。资料图片



▲冯远征（右）在《北京人》中饰演曾文清。资料图片

今年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以下简称“北京人艺”）建院70周年。从1985年考入北京人艺至今，我在这座剧院度过了37年的时光。从向往舞台的文艺青年，到成为舞台上的一名演员，再到担任演员队长、副院长，一路走来，这座剧院承载了我职业生涯的光荣与梦想，而我也见证了它一代又一代的薪火相传与艺术传承。

### 守住精神，守住对艺术的敬畏

1952年，北京人艺建院初期，曹禺、焦菊隐、赵起扬和欧阳予倩四位创始人，曾做过一次当代戏剧史上有名的42小时谈话。当时，他们希望未来的北京人艺能够像莫斯科艺术剧院那样，建成享誉国际的剧院。今天，北京人艺不仅成为国际一流剧院，而且走出了民族化的道路，形成了鲜明的艺术风格，这些都离不开一代代艺术家的实践、探索与传承。

作为和于是之、郑榕、蓝天野、朱旭、林连昆等老一辈艺术家同过台的演员，我们这一代演员是很幸运的。因为我们知道老人艺是什么样，老一辈艺术家在台上演戏是什么样，他们是怎么创作的。

我在人艺演的第一个角色是曹禺《北京人》里的曾文清。那一年我24岁，还在人艺学员班学习，就被夏淳导演选出来饰演这个角色。曾文清第一次登场，有个掀门帘的动作，当时我排了整整一个上午都没有过关，心里很委屈，就去问导演自己错在哪。导演回答：“你没有错。”接着看着我我说：“曾文清是背头，你去买个头油。你这鞋也不行，不能穿皮鞋，要穿老圆口布鞋，你找服装组借一身大褂拿回家。”于是，我就按照导演的要求，每天除了睡觉，总是这么一身行头。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这件大褂好像就长在自己身上一样，我才理解了导演的用意，他是我真正一点一滴地体验曾文清的生活状态，当大褂穿习惯了，头发背起来，圆口布鞋也合脚时，戏中的人物自然慢慢就在你身上生成了。

《北京人》是令我成长最大的一部戏，迈出了我成为人艺演员的关键一步，对我一生的影响非常大。从中我学到了很多，人艺演戏的方法、人艺的精神、人艺的传统都在这个戏中有所接触。老一辈艺术家并没有告诉我们身段该怎么做、台词要怎么讲，但他们教会了我们：不要演，要成为角色本身。

很多观众看人艺的戏，都有一种感觉，演员在舞台上怎么那么“生活”。这就是人艺的风格。演员要“生活”，就要走进生活，观察生活。在人艺学员班学习时，林连昆老师当过我的班主任，教了我们两年多。几乎每天早晨他都会来给我们带晨功，也是他教会了我观察生活。

有一次，林连昆老师布置了一个表演练习作业，要求观察生活。我跟同学来不及观察，就临时编了一个，编完后自我感觉还不错。第二天交作业，演完后同学们笑了，他也笑了。点评的时候，他说：“你们演得挺好的，我都笑了，不过不是编的吧？虽然编得不错，但这不是观察生活，明天你们俩先交两个观察生活的练习，咱们再正式上课。”下了课，我和同学赶紧跑到北京火车站去观察生活。直到第二天上课前把练习交上去，才算完成了作业。从那一刻开始，我意识到了这个工作没有捷径，也绝不能偷懒，观察生活永远是演员的必修课。

老一辈艺术家的传帮带不是靠给我们一本手册，里面写着“一二三四……”各种规定，更多的是靠言传身教。他们身上所散发的人格魅力和他们对角色的处理、对事业的认真态度，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年轻时，我和于是之、朱旭